

口述

办公楼前的思念

□ 阴元昆

在我的影集里,有一张半个世纪前,我和朋友在聊城地委办公楼前的留影。每当看到这张照片,我就会想起这座大楼与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的故事。

这座地委办公楼,是20世纪50年代末修建的。它中间有四层,两边有三层,气势宏伟。然而,地委机关一直在古城区,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迁到这里。为了改善办公条件,90年代初,这座大楼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层,中间变成六层,两边变成五层,才有了现在的规模。随着聊城撤地设市,地委也随之改称市委。

说到这座大楼,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彪炳史册的人物——孔繁森。孔繁森,是堂邑镇五里墩村人,1944年出生,1961年应征入伍,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1968年退役后回到聊城,曾担任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。1979年,他响应党的号召,参加援藏工作,任岗巴县委副书记,一干就是三年。1988年,已任聊城行署副专员的他,又一次踏上雪域高原,任拉萨市副市长。1992年,他任期已满,本应回到家乡,可他因为工作需要,又留了下来,到更艰苦的阿里地区任地委书记。1994年,他不幸因公殉职,年仅50岁。

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,就在这座办公楼的第二层。1975年3月至1979年4月,孔繁森任地委宣传部副部长。我从老前辈玄先昌的回忆录中得知,当时,孔繁森住在光岳楼北老地委宿舍,每天都骑自行车上下班。在上下班的路上,他遇到许多熟人,有的打个招呼,有的说几句话。他的办公室在地委办公楼二楼东边,办公室的钥匙他从来不带,就放在门框上边。他进办公室的第一件事,就是拿起拖把,除了拖自己屋,

还会把二楼走廊的地板也拖完。

孔繁森平易近人,没有架子。那时候,他的家属还在农村。午饭时,他都是到办公楼后边的机关食堂去打饭吃。有时,他拉上家属同是在农村的同事玄先昌,到后边的地委院里找饭吃;去得最多的,是到陈孝忠家里吃地锅大包子。

孔繁森心地善良,乐于助人。那个时候,他的工资只有50多元钱,可他总是慷慨解囊。玄先昌的外甥女生病,孔繁森主动帮助联系结核病医院;住院期间,他多次去看望,并资助钱和粮票。

孔繁森为人周到,交友广泛。他的办公室里经常坐满了人,不是天南地北的好友,就是地委大院的人员。每年大年初一下午,他就拉上玄先昌,到地区医院的郑福增、孙世瑞、李福伍等专家家里去拜年。王国生刚从东阿调到聊城地委宣传部时,住在地委第一招待所,孔繁森叫上玄先昌,到招待所去看望他。援藏干部宋来军、郑经石回聊后,孔繁森率人到他俩家里去看望。孔繁森在部队的老领导倪汉章从哈尔滨来到聊城,返回时,孔繁森让玄先昌把老领导送到泰安。

孔繁森敢于担当,亲民爱民。1975年10月至1976年10月,孔繁森率领工作队,到高唐县赵寨子公社蹲点包村。他骑着自行车,携带一把铁锹,经常到各包村点,与群众一起劳动。他深入基层,调查研究,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。当得知群众在自家院子里种菜,有人以种种借口要拔掉时,他主动和公社领导交换意见,形成共识,保住了群众的劳动成果。

孔繁森尊重老人,关心老人。在高唐县赵寨子公社包村期间,他骑着自行车跑了50多里,去看望同事王克玉的父母。玄先昌的父亲住在地委院内,孔



20世纪70年代初,作者(左)和朋友在地委办公楼前留影

繁森经常到家里去看望;1979年4月25日第一次进藏前,他专门登门向老人家告别。

20世纪80年代末,我调到聊城地委党史办公室工作,办公地点就在地委办公楼的三楼西头。那个时候,孔繁森的名字几乎是家喻户晓,我们编撰的党史书籍中,也收录了他的事迹。1994年11月29日,孔繁森在去新疆考察途中,因遭遇车祸不幸去世。孔繁森因公殉职后,全国掀起了向孔繁森学习的热潮。孔繁森精神也激励着我兢兢业业

做好本职工作。

如今,我已经退休多年,参加了聊城老干部组织的晚晴联谊社,经常聆听老前辈陈孝忠、玄先昌、刘继孟、郭月才等讲述孔繁森的感人故事。每当从那座办公楼旁经过时,我都会凝视二楼东头的那扇窗户,脑海里浮现出孔繁森生动鲜活的形象。在我的眼里,这座办公楼已经不是一座普通的建筑,因为它承载了我由衷的敬意与沉甸甸的思念。

(图片由作者提供)

我住瓦房那些年

□ 刘爱新

1995年10月,我到冠县东古城镇联合校工作,单位分给我一间老瓦房作为办公室兼宿舍,没想到我在这间房子里一待就是15个年头。

我住进这间房子时它已经有三四十年的房龄了,不知更换过多少任主人,门窗风化得很厉害,有的地方甚至一碰就碎了。

这间房子冬天漏风,夏天漏雨。为了保暖,每年初冬时节就要在窗户上用图钉钉上塑料布,等第二年春暖花开时再去掉。由于长年累月地钉图钉,窗棂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钉眼。夏天漏雨时我会先用脸盆接住漏下来的雨水,等雨停后再爬上房顶,寻找漏雨的地方,一般漏雨的原因是瓦有裂缝或者瓦与瓦连接的地方有空隙,这就需要更换新瓦或者覆盖塑料布。

住瓦房最难熬的季节是冬天和夏天。冬天由于房子密封不好,虽有蜂窝煤取暖,屋内温度还是很低,有时脸盆里都会结冰。生蜂窝煤时,需要在煤炉上安上烟筒,把煤球燃烧产生的有害气体排出室外。在住瓦房的最后几年,我们买了个能烧大煤球的炉子,带了几组暖气片,这让屋中暖和了很多。

由于电线线路老化,室内不能安装空调,夏天只能靠电风扇降温。为了防止蚊子前来偷袭,还要装上蚊帐。闷热的夏天,睡在通风不畅的蚊帐里,经常热得浑身是汗,热醒是经常的事。有时蚊帐没关严,就会偷偷钻进几只蚊子,咬得人脸上、胳膊上都是包,又痛又痒。它们得意忘形地“作案”后,不知道离开现场,早晨起来就会被愤怒的“受害者”一巴掌拍死。

瓦房内的害虫除了蚊子外,老鼠也是心头大患,衣服经常被它们咬坏,食

物也经常被它们祸害。后来我向邻居家要了只猫,有了猫,老鼠就不见了踪影。可是猫帮我们捉老鼠也是有代价的,有时它对我们给它的食物不满意,就自己在家找吃的,当盛饭菜的碗橱门关闭不及时或者关闭不严时,它就设法溜进去乱搞一通,害得我们只得再苦想防范猫偷吃的措施。

不知什么原因,瓦房的水泥地面经常返潮,晴天还好,如果赶上连续几天阴雨天气,地面就会湿漉漉一片,屋内物品不拿出去晾晒就会发霉。后来在地面上覆盖了一层塑料布,塑料布上面又加铺了一层地板砖,地面潮湿的状况才有好转。

由于房屋老旧,窗户又小,室内采光不足,晴天还凑合,阴天就不行了。大白天屋里昏暗得看不清书本上的字迹,想看书的话就得开灯,或者到室外去。

虽说老瓦房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

的地方,可它毕竟与我们朝夕相处了多年,我和爱人在这里从青年走向中年,孩子在这里从牙牙学语到了上初中,这里留下了我们许多美好的回忆,室内的角角落落无不见证着家庭的温馨与和睦。

随着孩子慢慢长大,我开始寻找新的住所。2010年初,听说镇上开发了新楼房,我就跑去看。楼房销售人员热情地带我参观,新楼房让我眼前一亮,它具备老瓦房没有的诸多优点:室内宽敞明亮,地面干净整洁,通风效果好;门窗封闭严实,苍蝇、蚊子和老鼠进不来……

新楼房和老瓦房,简直一个是白天鹅,一个是丑小鸭,差别显而易见。于是,我毫不犹豫地交上了房款,拿到钥匙后,安装了简单的厨卫设备,恋恋不舍地告别了相伴多年的老瓦房,搬进了新楼房,开始了全新的生活。